孝經詳說

孝經詳說卷三

牟陽冉覲祖輯撰

聖治章第九

疏此言曾子聞明王孝治以致和平因問聖人之德更有大於孝否夫子因問而說聖人之治故以名章次孝治之後

大全今文古文皆有古文無以加於孝多其字來祭多助字父子之道二句有子曰無二也字故不愛其親句有子曰無故字君子不貴也爲君子所不貴言思行思之思古文爲斯餘同今文爲聖治章　朱子

曰悖禮以上皆格言但以順則逆以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與此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產之語今刪去凡九十字季文子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北宮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

雜祺按孔子述而不作觀此文與左傳語皆極精則或古有是言而孔子述之耶或孔子言之左氏述以用之於傳借古人名字發自己議論所謂左氏之言

夸也又按孔子文言元者善之長也等語皆極精而左氏則取爲穆姜之言可以穆姜之言遂疑文言雜取左傳耶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

注參聞明王孝理以致和平又問聖人德教更有大於孝不

疏夫子前說孝治天下能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是言德行之大也　曾子問曰聖人之德更有加於孝乎乎猶否也

陳注聖人以在位者言之　曾子有推廣之思而爲

此問

本義此又極言孝之大者而聖人因以立教也曾子既聞孝道之大與孝治極至之效故有此問

按聖人之德德字或云承上有覺德行而問引詩只是借證非所重不當泥

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注貴其異於萬物也孝者德之本也萬物資始於乾人倫資父爲天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也謂父爲天雖無貴賤然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其

人也

疏夫子承問而釋之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性生也言天地之所生唯人最貴也人之所行者莫有大於孝行也孝行之大者莫有大於尊嚴其父也嚴父之大者莫有大於以父配天而祭也言以父配天而祭之者則文王之子成王叔父周公是其人也　夫稱貴者是殊異可重之名按禮運曰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是異於萬物也　萬物資始於乾者易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人倫資父爲天者鄭立曰父者子之天也杜預

左氏傳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是人倫資父爲天也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也者尊謂崇也嚴敬也父既同天故須尊嚴其父是孝行之大也

謂父爲天雖無貴賤者此將釋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先張此文言人無限貴賤皆得謂父爲天也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者但以父配天徧檢羣經更無殊說按禮記有虞氏尚德不郊其祖夏殷始尊祖於郊無父配天之禮也周公大聖而首行之禮無二尊既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又以文王配之五帝天之別名也因享明堂而文王配之是周公嚴父配天之義

也亦所以申文王有尊祖之禮也經稱周公其人注順經旨故曰始自周公也

陳注周公名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食采於周位居三公故稱周公　天地之性人爲貴者謂天地生人與物皆有一副當然之理是之謂性然人得其全物得其偏是人爲天地之心而萬物之靈故云然也人之百行多端而以孝爲本故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承之以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者言人子之孝其親者無所不至而莫大於尊敬其父尊敬其父者亦無所不至而莫大於配享上天也

蓋上天之尊尊無與對而能以己之父與之配享則所以尊敬其父者至矣極矣不可以復加矣然仁人孝子愛親之心雖無窮而立經陳紀制禮之節則有限自古及今惟周公輔佐成王始行配天之禮故曰則周公其人也

本義大全孔子言人與物均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天地之理以成性然物得氣之偏其質蠢人得氣之全其質靈是以人能全其性以與天地參而物不能也故天地之性惟人爲貴　然人之所以貴者以此性而性之德爲仁義禮智皆統於仁仁主於愛愛莫先

於愛親故人之行莫大於孝貴則不容自賤大則不容自小　孝之大無所不至而莫大於尊敬其父尊敬其父無所不至而莫大於以父配享上天惟天爲大至尊無對而以己之父配之則尊敬之者至矣仁人孝子愛親之心無窮而禮制有限卽前代有勢位可以自盡者不知制爲此禮求其盡孝之大而得自盡此心能自盡此禮者惟周公其人而已　象山陸氏曰人生天地之間稟陰陽之和抱五行之秀其爲貴孰得而加焉使能因其本然全其固有則所謂貴者固自有之自知之自享之而奚以聖人之言爲惟

夫陷溺於物欲而不能自拔則其所貴者類出於利欲而艮貴由是寖微聖人憫焉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爲貴則所以曉之者至矣

按天地之性人爲貴此孝經言性處最爲緊關必得此語方見得孝原於性而非後來添設也那疏只以性爲生是不知性之說陳注乃以性爲當然之理及呂氏大全其說益明蓋天地生人生物皆賦以性而其理最全者則人也故人爲貴　人之行即是率性爲行　陸象山只說陰陽五行純是氣一邊不肯說出理字故先儒謂象山不識性　嚴父嚴字著力說

嚴敬其父也　嚴父配天極其大者言之猶孟子說舜尊養之至非可例論　此先提起周公下文詳其事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注后稷周之始祖也郊謂圜丘祀天也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於四海海內諸侯各修

其職來助祭也言無大於孝者

疏前陳周公以父配天因言配天之事自昔武王既崩成王年幼卽位周公攝政因行郊天祭禮乃以始祖后稷配天而祭之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之時乃尊其父文王以配而享之尊父祖以配天崇孝享以致敬是以四海之內有土之君各以其職貢來助祭也旣明聖治之義乃總其意而答之也周公聖人首爲尊父配天之禮以極於孝敬之心則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是言無以加也　后稷周之始祖者按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爲

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藉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爲兒好種樹麻菽及爲成人遂好耕農帝堯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后稷曾孫公劉復修其業自后稷至王季十五世而生文王受命作周按毛詩大雅生民之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

配天焉是也郊謂圜丘祀天者此孔傳文祀祭也祭天謂之郊周禮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又曰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言以冬至之後日漸長郊祭而迎之是建子之月則與經俱郊祀於天明圜丘南郊也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者按文王世子稱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

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則郊祀是周公攝政之時也公羊傳曰郊則何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主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言祭天則天神爲客是外至也須人爲主天神乃至故尊始祖以配天神侑坐而食之按左氏傳曰凡祀啓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而鄭注禮郊特牲乃引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然則春分而長短分矣此則迎在未分之前至謂春分之日也夫至者是長短之極也明

分者晝夜均也分是四時之中啟蟄在建寅之月過至而未及分必於夜短方爲日長則左氏傳不應言啟蟄也若以日長有漸郊可豫迎則其初長宜在極短之日故知傳啟蟄之郊是祈農之祭也周禮冬至之郊是迎長日報本反始之祭也鄭玄以祭法有周人禘嚳之文遂變郊爲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爲木德威仰木帝以后稷配蒼龍精也韋昭所著亦符此說惟魏太常王肅獨著論以駮之曰按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又曰禘大祭也謂五年一大祭之名又祭法祖有功宗有德皆在宗廟

本非郊配若依鄭說以帝嚳配祭圜丘是天之最尊
也周之尊帝嚳不若后稷今配青帝乃非最尊實乖
嚴父之義也且徧窺經籍並無以帝嚳配天之文若
帝嚳配天則經應云禘嚳於圜丘以配天不應云郊
祀后稷也天一而已故以所在祭在郊則謂爲圜丘
言於郊爲壇以象圜天圜丘即郊也郊即圜丘也其
時中郎馬昭抗章固執當時敕博士張融質之融稱
漢世英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斥周人之祀
昊天於郊以后稷配無如玄說配蒼帝也然則周禮
圜丘則孝經之郊聖人因尊事天因卑事地安能復

得祀帝嚳於圜丘配后稷於蒼帝之禮乎且在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則郊非蒼帝通儒同辭肅說爲長　明堂天子布政之宮者按禮記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知明堂是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者五方上帝卽是上帝也謂以文王配五方上帝之神侑坐而食也按鄭注論語云皇皇后帝並謂太微五帝在天爲上帝分王五方爲五帝舊說明堂在國之

南去王城七里以近爲媒南郊去王城五十里以遠爲嚴五帝卑於昊天所以於郊祀昊天於明堂祀上帝也其以后稷配郊以文王配明堂義見於上也五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鄭玄云明堂居國之南南是明陽之地故曰明堂按史記云黃帝接萬靈於明庭明庭卽明堂也明堂起於黃帝周禮考工記曰夏后曰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先儒舊說其制不同按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

方鄭玄據援神契云明堂上圓下方八牖四闥考工記曰明堂五室稱九室者或云取象陽數也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也三十六戶取象六甲子之爻六六三十六也上圓象天下方法地八牖者即八節也四闥者象四方也稱五室者取象五行皆無明文也以意釋之耳此言宗祀於明堂謂九月大享靈威仰等五帝以文王配之即月令云季秋大享帝注云徧祭五帝以其上言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九月西方成事終而報功也　君行嚴配之禮者此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天是也德教刑於四海海

內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者謂四海之內六服諸侯各修其職貢方物也按周禮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廟中將幣三享又曰侯服貢祀物鄭云犧牲之屬甸服貢嬪物注云絲枲也男服貢器物注云尊彝之屬也采服貢服物注云玄纁絺纊也衛服貢材物注云八材也要服貢貨物注云龜貝也此是六服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又若尚書武成篇云丁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籩豆亦是助祭之義也

陳注郊祀祭天也祭天於南郊故曰郊宗祀謂宗廟之祭也后稷名棄周之始祖舜嘗命爲稷正使教民

播種百穀始封於邰爲諸侯以君其國故稱曰后稷也文王名昌武王之父明堂王者出布政治之堂也天以形體言上帝以主宰言天也帝也一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謂郊祭天則后稷配祭而尊后稷猶乎天宗祀祭上帝則以文王配祭而尊文猶夫上帝也周公之所以尊敬其祖父者如此是以德教刑於四海而四海之內爲諸侯者各以其職之所當然皆來助祭敬供郊祀之事夫以孝推之至於配天而又盡得四表之歡心以事其親孝之大也誠可謂至極矣則夫聖人之德又有何者可以加

於孝乎

本義大全郊南郊祭天也宗謂別立一廟爲百世不祧之宗也四海之內謂四方諸侯其職謂貢物來祭來助祭也言周公制禮旣郊祀后稷以配天猶必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爲百世不遷之宗此禮一定文王世世得以配天此周公所以獨能遂其嚴父之心也至此而孝親之心始無遺憾然亦因其功德禮所宜然非私意此孝之極至大而無以復加者蓋極言孝之大至於如此非謂人人皆必如此而後爲孝也　按詩周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

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蓋周人尊后稷以配天故郊祀而頌之也又按詩周頌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又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旣右享之又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蓋周人宗祀文王之詩也合觀思文我將二詩則知天卽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非至孝何以能此　按朱子謂傳釋孝德之本但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辭非謂凡爲孝者皆欲如此也又況孝

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也若必如此而後爲孝則是使爲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作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即以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爲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害意焉可也　祺按此極論道之大至於配天即中庸孔子稱舜大孝武達孝極論之至於爲天子宗廟饗子孫保追王上祀等事非謂人人皆可有今將之心也蓋此章與中庸論大孝文王無憂武王周公達孝例同看　陽冰李氏曰此言周公制禮之事爾猶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也周

公制禮成王行之自周公言則嚴父成王則嚴祖也

司馬溫公曰周公制禮文王適其父故曰嚴父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禮不敢踰也書祖己曰典祀無豐于昵孔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漢以高祖配天光武配明堂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然不敢推以配天近世明堂皆以父配此乃誤識孝經之意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也　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丘器用陶匏藁秸服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生帝者生物之祖故

推以爲配而祭祀於明堂　草廬吳氏曰宗者文王之廟天子七廟祖廟一昭廟三穆廟三祖廟百世不毀昭穆六世後親盡則祧其有功德當不祧者謂之宗武王成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三廟康王昭于時文王居穆之第二廟穆王共王時文王居穆之第一廟懿王時文王親盡在三穆之外以其不當祧也故於穆廟北別立一廟以祀文王是名爲宗不在六廟之數穆王以前文王雖未別立廟遞居三穆廟中然即其所居之廟亦名爲宗蓋初祔廟時已定爲百世不祧之宗故也明堂者廟之前堂凡廟之制後爲室室

則幽暗前為堂堂則顯明故曰明堂享人鬼尚幽暗則於室祀天神尚顯明故於堂上帝卽天也祀之於郊則尊之而曰天祀之於堂則親之而曰帝冬至於國門外之南郊築壇為圜丘祀天而以始祖后稷配季秋於文王廟之前堂祀帝而以文王配后稷封於邰周家有國之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周家有天下之始故以后稷配天文王配帝也此禮一定而周公之父世世得配天帝此周公所獨能遂其嚴父之心也

按上文云嚴父當以明堂配上帝為主因舉禮制連

后稷言之　上帝即天非謂五帝注疏不必泥陳注爲是　但舉其職則貢物在內　孝之量至此方無可加非謂人之孝皆當如此也呂忠節以舜大孝武周達孝爲比極是　朱子是爲世立坊之意亦當善看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注親猶愛也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言親愛之心生於孩幼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也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敦以愛敬之教故出以就

傅趨而過庭以教敬也抑搔癢痾懸衾篋枕以教愛也聖人順羣心以行愛敬制禮則以施政教亦不待嚴肅而成理也本謂孝也

疏此更廣陳嚴父之由言人倫正性必在蒙幼之年教之則明不教則昧言親愛之心生在其孩幼膝下之時於是父母則教示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故云以養父母日嚴也是以聖人因其日嚴而教之以敬因其知親而教之以愛故聖人因之以施政教不待嚴肅而自然成治也然其所因者在於孝也言本皆因於孝道也 親猶愛者

嫌以親爲父母故云親猶愛也膝下謂孩提之時者
案內則云子生三年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右手孩
而名之按說文云孩小兒笑也謂指其頤下令之笑
而爲之名故知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親愛之心生於
孩幼之時者言孩幼之時已有親愛父母之心生也
比及年長漸識義方則日加尊嚴能致敬於父母者
春秋左氏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方猶道
也謂教以仁義合宜之道也其教之者按禮記內則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

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又曲禮云幼子常視毋誑立必正方不傾聽與之提攜則兩手捧長者之手負劒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注約彼文爲說故曰日加尊嚴言子幼而誨及長則能致敬其親也　父子之道簡易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故聖人因其親嚴之心敦以愛敬之教也出以就傅者按禮記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鄭云外傅教學之師也謂年十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就師而學也按十年出就外傅指命士以上今此引之則尊卑皆然也趨而過庭以

教敬者言父之與子於禮不得常同居處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以教愛者此並約內則文按彼云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懸衾篋枕斂簟而襡之鄭注云須臥乃敷之也襡韜也是父母未寢故衾被則懸枕則置篋中言子有近父母之道所以教其愛也夫愛以敬生敬先於愛無宜待教而此言教敬愛者禮記樂記曰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是愛深而敬薄

也禮勝則離是嚴多而愛殺也不教敬則不嚴不教
親則忘愛所以先敬而後愛也舊注取士章之義而
分愛敬父母之別此其失也
陳注夫子答曾子之問盡矣此復申言聖人教人以
孝之故也　言人子親愛父母之情已生於膝下孩
笑之時以此至情而養其父母然隨其年之漸長則
日加尊敬而尊卑之際又自有一定不可忽之分在
焉此人子良心之發最為真切人皆有之不待學而
能者聖人之立教亦惟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循
其人性之固然而不加矯強故其教不待戒肅而自

成其政不待威嚴而自治民之大順有不期然而然者蓋孝爲德之本而聖人之因嚴教敬因親教愛總因之以立教焉是其所因者本也

本義大全承上言聖人之德無加於孝而教可知矣此三節言因人愛敬之心而教之下三節言恐人失愛敬之心而必教之也親猶愛也與上文孝字相應下文因親之親即因此也嚴敬也與上文嚴父之嚴相應下文因嚴之嚴即因此也言親愛之心生於孩幼從此以奉養年漸稍長日加尊嚴於一日此人之本性良知良能也　聖人之教因其嚴敬之心以教

之敬因其親愛之心以教之愛故所云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何以若是蓋以因其本然有此愛敬之心而教之非有加也　勉齋黃氏曰敬與愛皆事親不能無也父母至親也而愛心生焉父母至尊也而敬心生焉皆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之所强爲也　朱鴻曰人稟天地之性性具愛敬之良夫膝下之時正孩提之童也便知親愛父母是愛之萌芽也嚴畏父母是敬之萌芽也　董鼎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聖人復恐其狎恩恃愛而易失於不敬於是因嚴教敬使愛而不至於褻又因親教愛使敬

而不致於疏此聖人所以有功於人心天理而扶植彝倫於不墜也　或曰其教所以不待整肅而成其政不待嚴厲而治者由所因者本也夫曰因則非强世曰本則非外鑠聖人何嘗不順羣情而勉强矯拂於其間　或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朱子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温公家範亦好
按上文嚴父配天孝道固極其大然初無加於天地之性所以將故字接上云云上文從嚴父配天說開去此節復從性行上說來　親嚴卽愛敬二字之變

文初時只知親稍長漸知嚴注疏父母教示一層不必用　養字只作事字看亦從初時說起　親嚴雖屬固有後恐失之故聖人因而教之使盡愛敬之道親嚴其心也教愛敬則有實事在　惟其爲固有所以教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末句又補出本字即謂本來之親嚴也　舊注云本謂孝陳注云孝爲德之本說孝固是其實以親嚴之本心言也呂氏本義說好

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注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父母生子傳體相續人倫之道莫大於斯謂父爲君以臨於己恩義之厚莫重於斯

疏此言父子恩愛之情是天生自然之道父以尊嚴臨子子以親愛事父尊卑既陳貴賤斯位則子之事父如臣之事君父母生已傳體相續此爲大焉言有父之尊同君之敬恩義之厚此最爲重也　父子之道自然慈孝本乎天性則生愛敬之心是常道也既能尊嚴於親又有君臣之義故易家人卦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是謂父母爲嚴君也　續遶也

言子繼於父母相連不絕也
陳注此承上文所因者本也句而發明人子愛敬之情所以愛敬之故父子之道爲天性謂父子之愛原於天率於性而本於所固有然子之事父猶臣之事君其尊卑之分又自有截然不可忽者是父子之間又有君臣之義也續者繼先傳後之謂也續莫大者父母生子子以生孫人倫繼續於此微父母則吾何所託生而人類幾滅矣然則人倫之大孰有大於父母者乎厚莫重者以父之親等君之尊而臨乎人子則恩義之罔極與天同高與地同厚莫有重焉者矣

此可見人子愛敬之當先所以莫有甚於父母也本義大全此又承上而切言之父子之道其親也天性然也且其日嚴有君臣之義焉旣親且嚴故人子之身氣始於父形成於母其體自連續從此一氣而世世接續其爲至親之續孰大如此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旣爲至親又爲嚴君而臨乎我上其爲極尊而分義之隆厚孰重於此此愛敬之心所以不能自已也　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强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

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盡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問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也　吳氏曰人子之身氣始於父形成於母其體連續是爲至親無有大於此者既爲我之親又爲我之君而臨乎上其分隆厚是爲至尊無重於此者

按父子之道意重在子愛父邊　父子之愛率其性之自然故曰天性　父子有君臣之義從父之尊言

出　呂氏以天性屬親以君臣之義屬嚴分貼亦通然語氣須遞下爲妥　續是子續父莫大是從其續見得至親　依陳注是說子續父爲人倫之大覺泛君親臨之重君一邊親而兼君也　厚莫重焉依注只是恩之厚重呂氏以爲分義之隆厚言尊不言恩稍不同然呂氏之意以續莫大屬親以君屬嚴故主尊不主恩看來亦當遞說不得平分　續莫大承天性君親臨之承君臣之義此卻易見　父子一體相續故有天性之愛君臨於上故其義至重　厚以分義重爲妥　續莫大厚莫重所以不容不愛敬當

繳上文意下遂反言之

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

注言盡愛敬之道然後施教於人違此則於德禮爲悖也行教以順人心今自逆之則下無所法則也善謂身行愛敬也凶謂悖其德禮也言悖其德禮雖得志於人上君子之不貴也

疏此說愛敬之失悖於德禮之事也所謂不愛敬其親者是君上不能身行愛敬也而愛他人敬他人者

是教天下行愛敬也君自不行愛敬而使天下人行
是謂悖德悖禮也惟人君合行政教以順天下之心
今則自逆不行翻使天下之人法行於逆道故人無
所法則斯乃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在謂心之所
在也凶謂凶害於德也如此之君雖得志於人上則
古先哲王聖人君子之所不貴也　言盡愛敬之道
然後施教於人者此孔傳也則天子章言愛敬盡於
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是也違此則於德禮爲悖者
按禮記大學云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
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

知人君若違此不盡愛敬之道而教天下人行愛敬是悖逆於德禮也　善謂身行愛敬者謂身行愛敬乃爲善也凶謂悖其德禮者悖猶逆也言逆其德禮則爲凶也雖得志於人上君子所不貴者言人君如此雖得志居臣人之上幸免篡逐之禍亦聖人君子之所不貴言賤惡之也

陳注此反說爲上者愛敬之失而悖於德禮之事悖德悖禮云者德主於愛禮主於敬故也

本義大全德主愛禮主敬愛敬之心原於一本故必愛敬其親而後推以愛敬他人則於德禮不悖而謂

之順若不愛敬其親而先以愛敬他人雖亦似德似禮然其於德禮也悖矣悖則謂之逆則法也在居也教民者將以順示則而先自則於逆民又何所則乎夫順則爲善而吉逆則爲凶不居於善而皆居於凶德所以雖得志爲人上君子弗貴也　上言聖人此言君子、互文也　虞氏淳熙曰續莫大焉誰比得這天性若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愛雖是德只叫做悖德厚莫重焉誰比得這大義若不敬其親反敬他人敬雖是禮也只叫做悖禮該順的道理反把來逆做誰去法則他不惟無以成教就是他的德看來是善已

不在善內矣凡道理順則吉逆則凶

按悖德悖禮悖於德悖於禮也　順字若就上說則字殊難安頓謂自則於逆不成話說謂令民則逆又於以順不聯不如以順字屬民謂欲令民以順而則我之逆民必不肯則我無則只作民不則爲是　民之順謂民本來是順的而卻令其則逆　逆字從兩悖字來　民無則只是上悖德悖禮無以示民處不在於善二句仍悖德悖禮意以結出君子不貴非另一層意　善字只作吉字與凶字對得志民上非初得位照邢疏幸免篡逐頗明　君子不貴是君子

不肯如是下便接不然說

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注不然不悖德禮也思可道而後言人必信也思可樂而後行人必悅也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進退動靜也不越禮法則可度也君行六事臨撫其人則下畏其威愛其德皆放象於君也上正身以率下下順上而法之則德教成政令行也

疏前說爲君而爲悖德禮之事此言聖人君子則不然也君子者須慎其言行動止舉措思可道而後言思可樂而後行故德義可以尊崇作業可以爲法威容可以觀望進退皆修禮法以此六事君臨其民則人畏威而親愛之法則而象效之故德教以此而成政令以此而行也　言者心之聲也思者心之慮也可者事之合也道謂陳說也行謂施行也樂謂使人悅服也劉炫云德者得於理也義者宜於事也得理在於身宜事見於外謂理得事宜行道守正故能爲人所尊也作謂造立也事謂施爲也易曰舉而措之

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言能作衆物之端爲器用之式造立於己成式於物物得其宜故能使人法象也容止謂禮容所止也漢書儒林傳云魯徐生善爲容以容爲禮官大夫是也威儀即儀禮也中庸云威儀三千是也春秋左氏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言君子有此容止威儀能合規矩按禮記玉藻云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鄭云反行也宜圜曲行也宜方是合規矩故可觀進則動也退則靜也艮卦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是進退則動靜也動靜不乖越禮法故可度也

言君施行六事以臨撫下人六事卽可度以上之事有六也左傳北宮文子對衞侯說威儀之事稱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又因引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又云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據此與經雖稍殊別大抵皆敘君之威儀也故經引詩云其儀不忒其義同也

陳注此承君子不貴句而表明君子之不然君子泛指聖帝明王道行也作爲也容主動止主靜言思可道謂必其言之可行於民者而後言行思可樂謂必其行之爲民所歡悅者而後行德義可尊謂立德行義不違正道而可爲民之尊崇作事可法謂制作事業動得物宜而可爲民之式法容止可觀謂威儀容貌合於規矩而可爲民之觀瞻進退可度謂周旋動靜不越繩尺而可爲民之軌度君子之謹其言行愼其動止舉措如此由是以其身而臨涖斯民則民畏其威而敬如神明愛其德而親如父母會極歸極如

衆星之共北辰無不法則而象效故德教以此有成政令以此而行也

本義道言也蓋謂君子所貴者推愛敬其親之心以一歸之於順故其發於言措於行修於德義推於作事容止進退之間無非愛敬無非德禮以此臨御其民庶幾其順而可則矣是以其民皆嚴而畏之親而愛之則其所以爲順者而倣象之故德教成而政令行何待嚴肅哉然則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較著矣

按上節爲逆此節爲順大全云一歸於順當玩但六事從愛敬推開說可道只是當言者言之陳注是作

世爲天下道道字解　作事孔疏以器用爲說可運之　容止陳注分動靜傾明謂動容與止而不動也

邢疏禮容所止止字欠分曉　德教應前教不肅而成政令應前政不嚴而治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注淑善也忒差也義取君子威儀不差爲人法則

疏夫子述君子之德既畢乃引曹風鳲鳩之詩以贊美之言善人君子威儀不差失也

陳注詩言原美善人君子盛德之威儀此則借以贊美君子之能順人心而成其德教

按引詩似只結君子不然一節然須綰合教愛敬意方全　君子即是淑人

旨本義大全此章首三節言聖人之德後六節言聖人之教本於德德生教教本德上下語似不屬意實相承　此章言義理廣大語意精深脈絡貫通原無可疑而疑者紛紛謂首三節與故親生之下字義似不聯屬維祺謂聖人之言固未可輕議也因前章極論孝道之大而曾子猶問有加於孝者孔子答以雖以周公盡愛敬之道至於如此亦非有加下因極言聖人以孝立教以明無加於孝之意上言莫大於孝

下親生之親因親教愛之愛與上孝字相應上言莫大於嚴父下日嚴之嚴因嚴教敬之敬與上嚴字相應父子之道天性七句又與上親生曰嚴相應而因承上以起下也故不愛其親以下又反言以見愛敬之可以立教而遂以君子之教極言之也上言聖人有此愛敬之心而能自盡下言聖人因人皆有此愛敬之心而教之使各隨分自盡所謂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者以此

講意先鞭此章分四段看自天地之性至又何以加於孝乎是因曾子之問而舉周公祀父配天之事以

告之見得聖德無加於孝故親生之膝下以至君子不貴也是跟上文孝字而追原愛敬之所由起轉出聖人之施教立政以治天下本於因心之孝求君子則不然一段是詳敘聖治之事引詩乃以贊美之也按此章因曾子之問而答之當以天地之性二句爲提頭本性以爲行正切德字而嚴父配天一段從大處說以見德無加於孝也人不能如周公之嚴父配天而各有其性各有其行故接之以親生膝下云云聖人因以教愛敬亦只是人之性也父子之道中言所以當教之愛敬不愛其親乃反言不愛敬其親到

民無則見得不能因民以教愛敬君子不然又正言能愛敬而民則以緻上教政不肅不嚴意言思可道六句推開說以見六事如此則必能愛敬其親而教民愛敬矣與三才章先之以博愛云云文法相似末引詩當以教愛敬爲儀成政教見不忒　呂忠節分德教以應首章亦可玩然以聖治名章當重在聖人教愛敬一截　或云前是聖人盡其性後是聖人教人盡其性

講此章論聖人之孝而並及於聖人之教孝也曾子問曰孝道之與孝治極至之效如此敢問聖人之德

其更無有加於孝之上者乎子曰孝之爲德蓋原於性也天地生人物各賦以性而人得其全故惟人爲貴人之率性爲行其行多端而莫大於孝此在人無不然也極推其量言之孝莫大於尊崇其父尊崇其父莫大於以其父配天則惟周公始制此禮爲其人也昔者周公制禮祭天於郊而以后稷配之祀上帝於明堂而尊文王爲宗以配之是以四海之內諸侯各以其職所當貢者來助祭配天而享萬國之祭如此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然嚴父之禮非人所可能而其性無不同也聖人則有以因性而教之

矣夫人自孩提便知親愛其父母是親愛之心原生之於膝下之時及其漸有知識以事奉其父母日有嚴敬之心聖人在上因其嚴而以敬親教之因其親而以愛親教之聖人之教不待戒肅而成其政不待威嚴而治蓋其所因者親嚴之心出於本性然也

聖人之教愛敬所以爲善因者蓋父子之道父愛子子愛父乃本於天性所固有也父尊子卑以言其分又有君臣之義也父母生此身一氣相續其恩莫有大焉親而兼君臨之於上分義隆厚莫有重焉此所以各有親嚴之心而聖人因之以教愛敬也　然敎

民愛敬必先自愛敬其親方爲順理而民可則也故在上不自愛其親而教人愛親是反愛他人之親非德之本然謂之悖於德也不自敬其親而教人敬親是反敬他人之親謂之悖於禮也悖德悖禮則上先處於逆矣民性本順欲以其順而法我之逆民必不肯法之故無則焉如此則上之人凡事不居於吉而皆居於凶德雖得志在民之上而君子不以爲貴也

君子不貴故君子不肯如是教民愛敬必先自愛敬其親而且一無所苟言必思其可道者言之行必思其可令民樂者行之立德行義而可爲民尊崇作

事得宜可爲民之法式動容靜止可爲民之觀瞻周旋進退可爲民之軌度如此以臨其民有順無逆是以其民畏其威而愛其德無不法則而象似之故能不肅而成其德教不嚴而行其政令也　夫教成政行豈不由君子之身教哉詩曹風鳲鳩之篇有云淑人君子其身之威儀無所差忒故可以正四國聖人順人心以敎愛敬而又端其身教乃云不忒矣此所謂聖治也

孝經詳說卷三終

孝經詳說卷四

牟陽冉覲祖輯撰

紀孝行章第十

疏此章紀錄孝子事親之行也前章孝治天下所施政教不待嚴肅自然成理故君子皆由事親之心所以孝行有可紀也故以名章次聖治之後或於孝行之下又加犯法兩字今不取也

陳注前數章俱統論乎孝治孝道此章則詳述乎孝子當行之事也

大全今文古文俱有古文孝子之事親下無也字三

者不除上多此字今文爲紀孝行章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注平居必盡其敬就養能致其歡色不滿容行不正履擗踊哭泣盡其哀情齊戒沐浴明發不寐五者闕一則未爲能

疏致猶盡也言爲人子能事其親而稱孝者謂平常居處在家之時當須盡其恭敬若進飲食之時怡顏悅色致親之樂若親之有疾則冠者不櫛怒不至詈盡其憂謹之心若親喪亡則擗踊毀瘠終其哀情也

若卒哀之後當盡其祥練及春秋祭祀又當盡其嚴肅此五者無限貴賤有盡能備者是其能事親　平居謂平常在家孝子則須恭敬也案禮記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至於父母之所敬進甘脃而後退又祭義曰養可能也敬爲難皆是盡敬之義也　檀弓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言孝子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及進飲食以養父母皆須盡其敬安之心不然則難以致親之歡　禮記文王世子云王季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又下文記古之世子亦朝夕問於內豎其有

不安節世子色憂不滿容此注減憂能二字者以此章通於貴賤雖儗人非其倫亦舉重以明輕之義也

祭義曰孝子將祭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言將祭必先齊戒沐浴也又云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鄭注云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二人謂父母也言文王之嚴敬如此也

陳注致者推而致其極也病謂疾之甚也孝子之事親無一時無一事而不念及於親者其必平居則禮義祗肅盡其恭而不敢忽奉養則承顏順志盡其歡

樂而不敢怠病則行止語默何所不致其憂喪則哭泣擗踊何所不致其哀祭則潔俎豆肅駿奔何所不致其嚴持此五者以事親而生存死沒咸備其道庶幾盡志於親而無愧於子矣故曰能事親也　此節乃紀孝子當行之孝以示勉也

本義大全敬者不敢慢也養謂奉養樂者悅親之志也憂憂慮不遑寧處也哀哀戚追念痛切也嚴謂竭誠齊戒精潔嚴肅也備此五者生事喪祭無一不盡其愛敬然後爲能事其父母若有不備不可謂能也

西山眞氏曰所謂居則致其敬者言子之事親須

當恭敬不得慢易蓋父母者子之天地也爲人而不敬天地必有雷霆之誅爲子而慢父母必有幽明之譴　所謂養則致其樂者言人子養親當順適其志使之喜樂也大凡高年之人心歡樂則疾病必少若中懷憂戚則易損天年昔老萊子雙親年高已七十常著綵衣爲童兒戲於親側欲親之喜正以此也

所謂病則致其憂者言父母有疾當極其憂慮也昔王祥有母病三年衣不解帶親年既高不能無病人子當躬自侍奉藥必親嘗若有名醫不惜涕泣懇告以求治療之法不必剔肝割股然後爲孝蓋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或不幸因而致疾未免反貽親憂　送終之禮稱家有無昔人所謂必誠必信者惟棺槨衣衾至爲切要其他繁文外飾皆不必爲至如佛家追薦之說固茫昧難知然昔賢有言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苟明此理則供佛飯僧廣修齋事其爲無益灼然可知　沈氏鯉曰灌獻自兩事今人混而爲一蓋灌者方祭之時灌地降神求神於陰如燔膋蕭達臭牆屋求神於陽也遠三獻則神已來格矣而亦以灌地不野於禮乎　存古篇曰今世祭禮久廢無論水木本源之思弗忍恝然

藉令人子甘肥頤養而其先人不獲沾一日之菽水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或曰吾貧不能備物也吾不能爲席以延賓禮者也噫祭固所自盡也大之牲醴珍錯小之採山釣水無不可以明孝也　又曰但有新味未薦祖先不可輒自入口　朱鴻曰父母平居之時人子當致其恭敬如昏定晨省出告反面夔夔齊慄之類供養之時當盡其歡樂承顏順志聚百順以娛其心如斑衣戲綵而無所拂之類父母有疾當盡其憂豈惟醫禱畢備加行不翔言不惰色容不盛冠帶不服之類父母死喪當致其哀如擗踊哭泣號

呼籲天無已之類歲時祭祀當致其嚴如齊戒竭誠思其笑語居處之類　董鼎曰人有一身心爲之主士有百行孝爲之大爲人子者誠以愛親爲心而不忘事親之孝平居無事常有以致其敬則敬存而心存一敬既立遇養則樂遇病則憂遇喪則哀遇疾則嚴五者有一不備不可謂能然皆以敬爲本

按孝經一書不言事親儀文獨此五致該括無限而諸書亦多引五者條目詳覽之可知事親之道矣

五者平列爲正重首句敬字是別解　樂陳注盡其歡樂就子說與敬憂哀嚴相類頗優

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注不驕當莊敬以臨下也不亂當恭敬以奉上也醜衆也爭競也不爭當和順以從衆也兵謂以兵刃相加三牲太牢也孝以不毀為先言上三事皆可亡身而不除之雖日致太牢之養固非孝也

疏此言居上位者不可為驕溢之事為臣下者不可為撓亂之事在醜輩之中不可為忿爭之事是以居上須去驕不去則危亡也為下須去亂不去則致刑

辟在醜輩須去爭不去則兵刃或加於身若三者不除雖復日日能用三牲之養終貽父母之憂猶爲不孝之子也　醜衆釋詁文左傳曰師競已甚杜預云競猶爭也故注以競釋爭也　左傳云晉范鞅用劍以帥卒杜預曰用短兵接敵此則刃劍之屬謂之兵也必有刃堪害於人言處儕衆之中而每事好爭競或有以刃相讐害也　三牲牛羊豕也案尚書召誥稱越翼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孔云用太牢也是謂三牲爲太牢也孝以不毀爲先者則首章不敢毀傷也言上三事皆可亡身者謂上居上而

驕爲下而亂在醜而爭之三事皆可喪亡其身命也而不除之雖日致太牢之養固非孝也者言奉養雖優不除驕亂及爭競之事使親常憂故非孝也

陳注居上則當莊敬以臨下而不可驕矜爲下則當恭謹以事上而不可悖亂在醜則當和順以處衆而不可爭競此論人子保身以事親之常居上而驕則失道而取亡爲下而亂則犯分而致刑在醜而爭則啟釁而召兵此論人子危身以及親之禍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者謂驕亂爭三者之不能除則危亡之禍必至雖日具牛羊豕三牲之養以

進於親親得安坐而食乎故曰猶爲不孝也　此節
又紀不善之行以示戒也
本義大全言事親者旣有五要猶有三戒　和靖尹
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范氏
曄曰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
主而養不可廢
旨本義此下二章承上文順逆之意而申言之言如
此則順而能事親如彼則逆而爲不孝爲罪爲大亂
此君子所以必敎以順也聯絡上下章意
按此章上勉下戒大全五要三戒四字可用而上節

較重盡五要而又以三戒致其防也　善不善皆行故統言紀孝行　此在孝經中切實言事親之道故朱子謂之格言

講此紀孝行使人知所勉知所戒也子曰孝子之事親也無所不致其極言乎平居則致其恭敬而不敢忽言乎奉養則致其歡樂而不敢違言乎親病則致其憂慮而不敢安言乎親喪則致其哀痛而葬之以禮言乎祭祀則致其嚴肅而非爲具文五者皆備然後爲能事其親此孝行之善爲子者所當勉也　不特此也事親者居上位則不驕矜爲下則不悖禮在

醜類之中則不可爭競若居上而驕則自取危亡爲下而亂則自致刑戮在醜而爭則自罹兵刃驕亂爭三者不除則亡刑兵之禍立至雖日用三牲之養養卽厚而貽親以憂猶爲不孝也此孝之不善爲子者所當戒也孝之節目固多而大端盡此一勉一戒中矣

五刑章第十一

疏此章五刑之屬三千案舜命皋陶云汝作士明于五刑又禮記服問云喪多而服五罪多而刑五以其服有親疎罪有輕重也故以名章以前章有驕亂忿爭之事言此罪惡必及刑辟故此次之

陳注聖王之教雖不肅而成其政雖不嚴而治然世有驕亂忿爭而自罹於罪惡者刑辟亦不可不加也故以五刑名章次於紀孝行之後

本義大全又承上爲下而亂則刑及猶爲不孝以足其意　今文古文俱同今文爲五刑章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注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孝君者臣所稟命也而敢要之是無上也聖人制作禮法而敢非之是無法也善事父母為孝而敢非之是無親也言人有上三惡豈惟不孝是乃大亂之道

疏五刑者言刑名有五也三千者言所犯刑條有三千也所犯雖異其罪乃同故言之屬以包之就此三千條中其不孝之罪尤大故云而罪莫大於不孝也

凡爲人子當須遵承聖教以孝事親以忠事君君命宜奉而行敢要之是無心遵於上也聖人垂範當須法則今乃非之是無心法於聖人也孝者百行之本事親爲先今乃非之是無心愛其親也卉木無識尙感君仁禽獸無禮尙知戀親况在人靈而敢要君不孝也逆亂之道此爲大焉故曰此大亂之道也　五刑之名皆尙書呂刑文孔安國云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刑顙額也謂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墨一名黥又云截鼻曰劓刖足曰刵釋言云刵刖也李巡曰斷足曰刖是也又云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

幽閉次死之刑以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與核
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又
云大辟死刑也案此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以來
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自何時漢文帝始除肉刑除
墨劓剕耳宮刑猶在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
人猶閉於宮此五刑之名義鄭注周禮司刑引書傳
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
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
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
者其刑墨降畔盜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案說

文云臏膝骨也刖臏謂斷其膝骨此注不言臏而云刖者據呂刑之文也條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過不孝者案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合二千五百至周穆王乃命呂侯入爲司寇令其訓暢夏禹贖刑增輕削重依夏之法條有三千則周三千之條首自穆王始也呂刑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刖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言此三千條中罪之大者莫有過於不孝也案舊注說及謝安袁宏王獻之殷仲文等皆

以不孝之罪聖人惡之云在三千條外此失經之意也　晉語云諸大夫迎悼公公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明凡爲臣下者皆稟君教命而敢要以從己是有無上之心故非孝子之行也若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晉舅犯及河授璧請亡之類是也　聖人規模天下法則兆民敢有非毀之者是無聖人之法也　言人不忠於君不法於聖不愛於親此皆爲不孝乃是罪惡之極故經以大亂結之也

陳注要脅也無上無君也非詆毀也無法謂弁髦法

度也無親謂蔑視其親也蓋君者臣之所禀命也而敢於要脅之是爲無上聖人者法之所從出也而敢於非詆之是爲無法人莫不有父母之當孝也而敢以孝道爲非是爲無親此三者乃大亂之道而總爲不孝刑辟之加蓋不容緩矣

本義大全立教以順逆而刑之無非教也　按草廬吳氏及諸家解非字與前章非先王法服之非同謂人之所行非聖人之道子之所行非孝道　維祺按非聖非孝此解似未盡非字之義此非字還宜重看方與大亂之道何合且要君之罪最重非止不能事

君而已安得以不能學聖不能盡孝遂謂罪同要君爲大亂之道此非字當作非毀爲是　君治之師教之父母生之所謂民生於三也　劉元城與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曰不亦太蚤乎元城正色曰父詔無諾君命詔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君父一也今朝謁必雞鳴而起刑驅其後也若人子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爲古人矣

按大亂只就越理犯分罪惡之極說時講或謂亂及國家失之寬泛

旨朱子曰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亦格言也

按五刑三千而以不孝爲大此何提起下文見不孝與要君非聖者同爲大亂所以刑法首加之也亞非孝無親何爲正或以要君非聖俱屬不孝又深一層講此言不孝之刑以示儆也子曰刑者所以懲有罪也五刑之屬其條有三千之多而罪莫大於不孝是三千中最重者也如君者臣所稟命而敢要脅之是其心蔑視君上也聖人禮法之所宗而敢非毀之是其心蔑視法度也孝者所以親親而敢以爲非是其心不知有親也此三者乃大亂之道刑所必加也而不孝尤爲忘本得不爲刑所首加哉

廣要道章第十二

疏前章明不孝之惡罪之大者及要君非聖人此乃禮教不容廣宣要道以教化之則能變而爲善也首章略云至德要道之事而未詳悉所以於此申而演之皆云廣也故以名章次五刑之後要道先於至德者謂以要道施化化行而後德彰亦明道德相成所以互爲先後也

大全今文古文皆有古文要道下無也字今文爲廣要道章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

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注言教人親愛禮順無加於孝悌也風俗移易先入樂聲變隨人心正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曰莫善於樂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也

疏夫子遂廣要道之義言君欲教民親愛於君而愛之者莫善於身自行孝也君自行孝則民效之皆親愛其君欲教民禮於長而順之者莫善於身自行悌也人君行悌則人效之皆以禮順從其長也欲移易風俗之弊敗者莫善於聽樂而正之欲身安於上民治

於下者莫善於行禮以帥之　世本曰伏犧造琴瑟則其樂器漸於伏犧也史籍皆言黃帝樂曰雲門顓頊曰六英帝嚳曰五莖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則樂之聲節起自黃帝也樂記云禮殊事而合敬樂異文而合愛敬愛之極是謂要道神而明之是謂至德故必由斯人以弘斯敬而後禮樂興焉政令行焉以盛德之訓傳於樂聲則感人深而風俗移易以盛德之化措諸禮容則悅者衆而名教著明蘊乎其樂章乎其禮故相待而成矣然則韶樂存於齊而民不爲之易周禮備於魯而君

不獲其安亦政教失其極耳夫豈禮樂之咎乎

本義大全教民之道孝弟禮樂皆其具也然弟者孝中一事禮節此者也樂和此者也言教民相親相愛無有善於孝者以孝爲親愛之本也至教民有禮而順莫有善於弟者教民以移其風化易其習俗莫善於樂樂有鼓舞感動之意故於風俗爲切若夫安上之等威名分以治下之民莫善於禮蓋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別尊卑分貴賤也然四者各舉其要言之實一本也　程氏復心曰周禮大宗伯五禮之目吉禮十有二一禋祀二實柴三槱燎四血祭五貍沈六

疈辜七肆獻八饋食九祠十禴十一嘗十二蒸凶禮五一喪二荒三弔四禬五恤賓禮八一朝二宗三覲四遇五會六同七問八覜軍禮五一師二均三田四役五封嘉禮六一飲食二婚冠三賓射四饗燕五脤膰六慶賀　六樂一雲門黃帝樂一云堯樂象雲氣出入故周人冬至舞之以禮天神二咸池黃帝樂亦云堯樂象池水周徧故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神三大磬舜樂磬紹也以其紹堯之業而能齊七政肇十有二州故周人舞之以禮四望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四大夏禹樂夏大也以其大堯舜之德而能平水土

故周人舞之以祭大川五大濩一名韶濩湯樂濩護也湯寬仁而能救護生民故周人舞之以享姜嫄六大武武王樂傳云武王以黃鍾布牧野之陣歸以太蔟無射　北溪陳氏曰禮樂有本有文禮只是中樂只是和中和是禮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一闕禮之文如俎豆玉帛之類樂之文如聲音節奏之類須是有這中和而文以玉帛俎豆與聲音節奏方成禮樂

講意先輭首章夫子所謂要道只單提一箇孝字此章兼提悌字悌者孝中之事也又幷及禮樂孝悌之

心和順和卽是樂順卽是禮也四段語意不平排還當以教民親愛莫善於孝二句爲主葢能孝則自然能悌而禮順樂和總根於孝而分言之耳親愛禮順與移風易俗等卻與孝悌禮樂意趣各相聯屬須要說得貫串方妙

按親愛宜就民說民知孝則孝之所推自然相親相愛故欲令民相親相愛莫善於先教之以孝也注疏謂欲民親愛於君君當先自孝不可用至於移風易俗尤說不去　安上治民謂上得以安民得以治也

呂氏謂安上之等威頗異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注敬者禮之本也居上敬下盡得歡心故曰悅也

疏此承上莫善於禮言禮者敬而已矣謂禮主於敬也又明敬功至廣是要道也其要正以謂天子敬人之父則其子皆悅敬人之兄則其弟皆悅敬人之君則其臣皆悅此皆敬父兄及君一人則其子弟及臣千萬人皆悅故其所敬者寡而悅者衆即前章所言先王有至德要道者皆此義之謂也　舊注云一人

謂父兄君千萬人謂子弟臣此依孔傳也一人指愛敬之人則知謂父兄君也千萬人指其喜悅者則知謂子弟臣也夫子弟及臣名何啻千萬言千萬人者舉其大數也

本義大全承上文禮字而言禮毋不敬敬者禮之本也極言敬之功用謂上之人特自敬其父兄與君耳而下之人皆悅以事其父悅以事其兄悅以事其君是敬止一人而悅乃千萬人敬寡悅衆所操者約而天下之道已盡該括故曰此之謂要道蓋敬父敬兄敬君之道原人心之同然所以上好下甚舉一而萬

畢者其本一也　按邢昺朱申周翰董鼎皆謂敬其父兄君爲敬人之父兄君非也觀其字之意乃自己之父兄與君且與下文敬一人敬者寡相應若曰敬人之父兄與君則敬千萬人矣安得謂之所敬者寡安得謂之要道熟體味之自見　草廬吳氏曰居上者自敬其父兄君則下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者效之各皆歡悅以事其父兄君　維祺按草廬看其字有分曉

講意先鞭四段說完而又獨歸重於禮言禮又獨歸於敬者此暗根上章嚴父配天及居則致其敬來盡

父母與子一體而分愛易能而敬難盡敬者愛之至也故經雖愛敬兼言此獨言敬而以禮爲重蓋其所以有序而和者未有不本於敬而能之者也故又推廣敬之功用言之敬其父敬其兄敬其君還指人之君父兄說敬一人則專指敬吾親說凡爲人子爲人弟爲人兄者本皆有敬父敬兄敬君之心而吾先有以敬則深得其歡心敬的少悅的多這是從嚴父配天之敬露出千萬人的根源使人人見得無非父子無非兄弟無非君臣因此敬著一箇父親就得了萬國的歡心豈非極簡要的道理

按其父其兄其君屬他人之父兄君則敬一人仍當承上文謂人之父兄君也若謂敬一人爲自敬其父口氣隔礙　天子如何又敬其君君字當指諸侯敬其君而臣悅猶中庸懷諸侯天下畏之之意或云照大學孝者所以事君只泛論理如此亦一說　敬其君則臣悅臣尙說得千萬若敬其父則子悅恐于說不得千萬當是敬人之父而凡爲子者皆悅不必拘一父之子也若謂凡人之父兄皆敬則又不爲敬一人矣　呂氏大全用吳草廬之說其父其兄其君作自敬父兄君說較順可從　子悅弟悅臣悅謂悅以

事其父兄君似深過一層且自說他悅慕以留下章地步爲是　敬父是正意兄與君是旁說敬一人似當專指父以合孝爲要大旨　樂者和而已矣以禮推之敬一人則千萬人悅和於事親而千萬人悅亦可知也

旨本義此三章意義相承皆申明君子以順立教之本以廣前章至德要道揚名之意

按此章廣要道原是以孝爲要道而又推廣之開首一句教民親愛莫善於孝可見教民孝則各相親愛親愛正與首章和睦無怨照應豈非孝爲要道乎下

文因孝以及弟又及樂及禮又從禮說到敬則所謂廣之也首句自重下三句重在禮禮主於敬而敬父仍歸於孝可見禮不外孝而弟之與孝相通樂之與禮相類皆貫得去矣

講此推廣要道之義也子曰孝道不僅自孝其親已也教民相親相愛莫善於先教以孝能孝則孝之所推自然於人皆相親相愛矣不特此也教民有禮而遜順莫善於先教以悌能悌則悌之所推自然於人有禮而遜順矣樂能感人欲移民風易民俗莫善於教之以樂習樂則風移俗易矣禮有節制欲安乎上

治平民者莫善於教之以禮習禮則上安下治矣所謂禮者非徒儀文之謂也主於敬而已矣故能自敬其父則天下之凡爲子者皆悅慕之能自敬其兄則天下之凡爲弟者皆悅慕之能自敬其君則天下之凡爲臣者皆悅慕之以此觀之能敬其父之一人而天下之爲子者千萬人皆悅可知矣所敬者甚寡而所悅者甚衆此之謂要道也夫教民以孝先王所謂要道而推之於弟及禮樂又推之敬寡悅衆要道之義不以是而廣乎

廣至德章第十三

疏首章標至德之目此章明廣至德之義故以名章次廣要道之後

大全今文古文皆有古文父者兄者君者之下無三也字今文爲廣至德章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

注言教不必家到戶至日見而語之但行孝於內其化自流於外舉孝悌以爲教則天下之爲人子弟者

無不敬其父兄也舉臣道以爲敎則天下之爲人臣者無不敬其君也

疏此夫子述廣至德之義言聖人君子敎人行孝事其親者非家家悉至而日見之但敎之以孝則天下之爲人父者皆得其子之敬也敎之以悌則天下之爲人兄者皆得其弟之敬也敎之以臣則天下之爲人君者皆得其臣之敬也　禮記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敎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敎諸侯之悌也此卽謂發諸朝廷至乎州巷是也天下之爲人子弟者無不敬其父兄者言皆敬也　祭義云

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者諸侯列國之君也君朝覲於王則身行臣禮言聖人制此朝覲之法本以教諸侯之爲臣也則諸侯之卿大夫亦各放象其君而行事君之禮也劉炫以爲將教爲臣之道故須天子身行者案禮運曰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謂郊祭之禮冊祝稱臣是亦以見天子以身率下之義也

陳注此夫子述廣至德之義言君子之教人以孝也非必家至而爲之喻日見而爲之督也教之以孝使凡爲人子者皆知盡事父之道以敬其父是即我之

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推而教之以悌使凡爲人弟者皆知盡事兄之道以敬其兄是卽我之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又推而教之以臣使凡爲人臣者皆知盡事君之道以敬其君是卽我之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夫致吾之敬者有限而能使人各自致其敬者則無窮此孝之所以爲至德也

本義大全言君子教民以孝豈必家諭戶曉日日相見而面命之固有本之者耳何者君子躬行孝道而教天下以孝豈能遍天下之爲人父而敬之哉然上行下效自然感化而各敬其父是卽所以敬天下之

爲人父者也至於教以悌教以臣亦莫不然一順立而天下大順何待家至日見然後爲教也　教以孝非教彼以孝也蓋教之以吾之孝所謂以身先之也此論爲切且與非家至而日見之也相合而下文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方有著落悌臣二段倣此　草廬吳氏曰上之人躬行孝悌臣以教則天下之人無不效之而各敬其父兄與君是上之人自敬其父兄君者乃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爲人兄爲人君者也按注疏行孝於內化流於外及舉孝弟以爲教舉臣道以爲教非謂布教化使人孝也　教以臣頗難說

注疏朝祭之說可玩　臣字以臣道言與孝弟一類當以孝爲主而弟與臣類及之　較上章深一層上章自敬其父而人悅之此章自敬其父而人敬之上章千萬人悅此章千萬人敬　天子章不敢惡慢依此看自明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注愷樂也悌易也義取君以樂易之道化人則爲天下蒼生之父母也

疏夫子旣述至德之教已畢乃引大雅泂酌之詩以

贊美之言樂易之君子能順民心而行教化乃爲民之父母若非至德之君其誰能順民心如此其廣大者乎孰誰也按禮記表記稱子言之君子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以強教之悌以說安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此章於孰能下加順民如此下加其大者與表記爲異其大意不殊而皇侃以爲并結要道至德兩章或失經旨也劉炫以爲詩美民之父母證君之行教未證至德之大故於詩下別起歎辭所以異於別章頗近之矣

陳注君子有如此愷悌樂易之德民愛之如父母蓋能以至德爲教順天下之心故其效如此其大也

本義引詩以明順民之大如此而復詠歎之曰非至德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雖明王不作孝治無聞而至德大順之象恍然如見矣

按教以孝是至德而天下之人各敬其父正見順民處

旨大全董鼎述朱子刊誤謂傳釋至德又引朱子曰然所謂至德語意亦疏如上章之失云祺按朱子謂所論至德語意亦疏蓋此章舊文爲廣至德章非釋

之也故但可言廣不可言釋則謂之傳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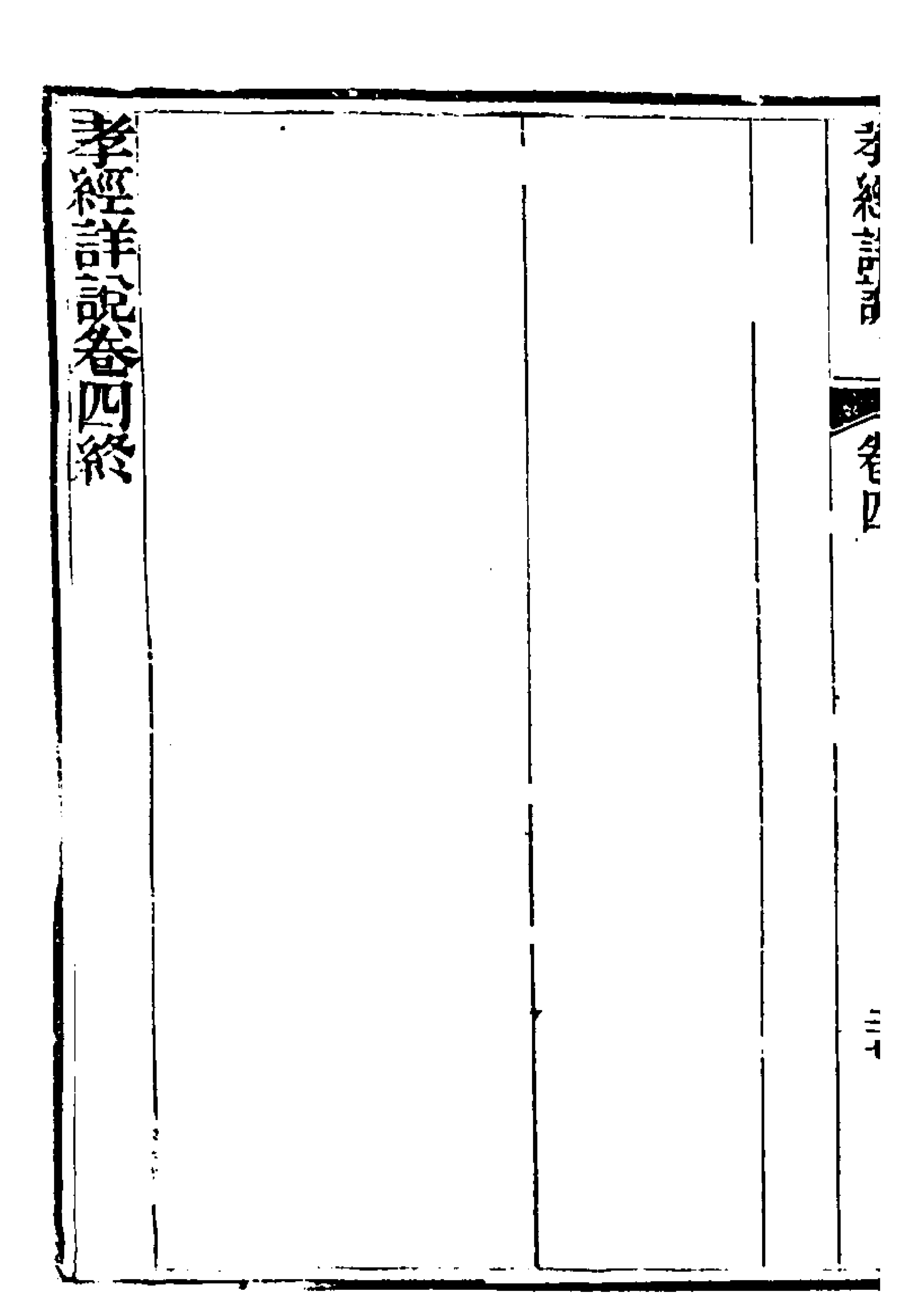
講意先鞭此章合上章作一章看上釋要道此釋至德至德即於要道見之所敬者寡而悅者眾不惟為道之要而人君之德亦於是為至故承上教民親愛莫善於孝而言君子之所以教民如此

按上章有要道字故為廣要道此章有至德字則為廣至德呂氏謂是廣非釋亦有理但朱子之意是欲發揮至德要道之蘊而本文未之及也故以為疏呂氏尊經駁朱子恐未免有陽明表章古文大學之見耳　此章以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句為主

講此推廣至德之義也曰孝為至德固可以教民也然君子之教民以孝也非必家家至之而為之喻日日見之而為之督也亦惟是自盡其孝以率之而已能自敬其父是即教民以孝則天下之人各敬其父是即君子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而弟與臣可推矣能自敬其兄而教人以悌是即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自敬其君而教人以臣是即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　如此而天下之民有不愛戴者乎詩大雅泂酌之篇有云愷悌君子在上民愛之如父母矣夫愷悌即至德也能順民而教故民愛之也

非君子躬行教孝教悌教臣之至德其孰能順民心

爲教敬及天下之爲父兄與君其效如此其大者乎



孝經詳說卷四終